

# 教宗本笃十六世

## 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

圣伯多禄广场

2007年6月6日

### 圣 西 彼 廉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在这一组介绍古代教会伟人的教理讲授中，今天我们遇到的是第三世纪一位杰出的非洲主教圣西彼廉(*san Cipriano*)，他「也是第一位摘取殉道者荣冠的非洲主教」。这与他所享的盛名正好实至名归 — 就如他的执事庞志互(*Ponzio*)所声称的，这执事也是首位把圣西彼廉的生平记下来的人 — 其中叙述了自皈依到殉道，这十三年中，圣西彼廉在文学著述及牧民工作相互交替的生活纪实(参看《生平 *Vita*》19,1; 1,1)。圣西彼廉出生于迦太基一个富裕的外教家庭，经过一段纨绔子弟的放荡生活后，西彼廉于 35 岁皈依基督信仰。就他这段灵性历程，他自己这样叙述：「那时我就像仍然躺在黑夜中」，他于领洗后数月这样写道，「对天主的仁慈敦促我该做的，为我好像是极之困难和辛苦的事..... 当时我仍然被我过去生活上的许多错误束缚着，而且不相信我可以摆脱它们，于是我继续向那些恶习屈服和满足我那些邪恶的意向..... 可是后来，靠着使人重生的水的帮助，我之前的生活的污秽终于被洗去；一道极大的光散布于我心中；这次重生让我回复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然后奇妙地每一个疑惑开始消散..... 于是我清楚明白到，之前在我内生活，甘愿作肉身恶习的奴隶的那个我，原来属于地上，之后圣神在我内所生的我，却是神圣的和属于天上的」(《致多拿道书 *A Donato*》3-4)。

圣西彼廉于皈依后 — 在不乏嫉妒和反抗声中 — 立即被授予司铎职务及主教品位。在他短暂的主教任期内，他面对了两次由罗马皇戴曹(Decio 250年)及瓦勒利安(Valeriano 257-258年)，的诏书批核的教难。在戴曹那次特别凶残的教难中，很多信友实际上背弃了教会，或至少在面对考验时，未能保持正确的态度，这些信友被称为「失足者」：*lapsi*。那次教难结束后，作为主教的西彼廉需得全力以赴，以重新整顿基督徒团体内的纪律，尤其因为那些「失足者」于教难过后，又热切地渴望重返团体中。对于是否要重新接纳他们的讨论，最终使迦太基的基督徒分成两派：严峻派和宽松派。在这个本来已是困难重重的处境下，还要加上适值于当时席卷非洲的一种严重瘟疫。因此不论是就团体内部或是就他们与外教徒的对立形势，都出现了很多痛苦的神学上的问号。最后，别忘了还有关于西彼廉与当时的罗马主教斯德望(Stefano)，就异端基督徒向外教徒施行的洗礼的有效性的争论。

在当时这个实际上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西彼廉显示出他在管理方面的超卓才能：他固然严厉地对待那些「失足者」，却带着适度的弹性，容许他们在满全了一个标准悔罪行动后，获得宽恕的机会；对罗马方面，他坚决地维护非洲教会的完整传统；面对当时的瘟疫，充满同情心及怀着真正的福音精神，他勉励基督徒在瘟疫流行期间，要如弟兄般帮助外教徒；他又懂得以恰当的尺度提醒信友 — 他们非常害怕会丧失生命及世上的财富 — 这世界的生命和财富，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生命及真正财富；在对抗败坏的风俗和蹂躏着伦理道德生活的罪恶，特别是贪婪，的抗争中，他更是绝不退让。「他的日子便是这样度过」，庞志互执事这样叙述，「那日 — 出于地方总督的命令 — 警察局长突然去到他的别墅」(《生平 *Vita*》15,1)。那天这位神圣的主教立即被逮捕，之后经过一轮简短审讯，在他的子民的陪同下，他勇敢地迎向殉道。

西彼廉写了很多专论和信件，全部与他的牧职有关。他只有很少作品涉及神学推理方面，他写作的动机主要为了建树团体和教导信友要有良好的品德。事实上，他最喜爱的课题是教会。他将教会辨别为「可见的教会」，即圣统制的教会，和「不可见的教会」，即奥秘的教会，然而他也同时极力指出，教会只得一个，就是建筑在伯多禄这盘石上的那个。于是他不懈地重复说：「谁舍弃教会建筑于其上的伯多禄的尊座，别妄想自己还在教会内」(《论天主教会的合一 *L'unità della Chiesa cattolica*》4)。在这事上，西彼廉是如此清楚，以致他用了相当强烈的言词来表达：「教会之外无救恩」

(《书信 *Epistola*》4,4 及 73,21)，还有「谁不以教会作母亲，不能以天主作父亲」(《论天主教会的合一 *L'unità della Chiesa cattolica*》4)。教会绝对不能放弃的特性是合一，基督的无缝长衣，正是这合一的象征(《同上》7)：这合一的基础是伯多禄，并在感恩祭(圣体圣事)中完满地实现(《书信 *Epistola*》63,13)。「由于只有一个天主，一个基督」，西彼廉劝导说，「所以只有一个教会，一个信仰，一个被和谐这水泥巩固着的基督徒子民：因此没有可能将本质上是一个的事物拆散」(《论天主教会的合一 *L'unità della Chiesa cattolica*》23)。

以上是西彼廉有关教会的思想，此外，他在祈祷方面的教导，也不能忽略。我尤其喜爱他解释「天主经」的那部书，对于让我更加明白「主所教导的祷文」，并以更恰当的态度诵念这祷文，此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西彼廉教导说，正是在「天主经」内，天主赐给了基督徒正确的祈祷方式；并指出这端经文的祈求者是复数，「为此诵念此经的人不单只为自己个人祈求。由于我们的祈祷——他写道——是公众和团体的祈祷，所以当我们祈祷时，我们不会只为一个人祈求，而是为全体子民祈求，因为与全体子民一起，我们成为一体」(《论主所教导的祷文 *L'orazione del Signore*》8)。如此一来，个人的祈祷和公开的礼仪性祈祷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这结合正好响应了天主自己的话。因为当一个基督徒念「天主经」时，就算他是在内室关上门，他也不会说「我的天父」，而是说「我们的天父」，因为他知道无论他身处何时何地，他永远都是那同一个奥体中的一个肢体。

「因此，各位至爱的弟兄」，这位迦太基主教写道，「让我们依照天主，我们的师傅所教导的方式祈祷。用天主自己的话向天主祈求的祈祷是可信和亲切的，基督的祈祷会上升到圣父的耳际。圣父会认出祂自己儿子的话，当我们诵念一端经文时，那位居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也会同时在我们的声音中出现……此外，当一个人祈祷时，要注意自己讲话和祈祷的态度，要守纪律，保持泰然自若和庄重。要想到我们正站在天主跟前。因此我们有必要使自己在举止和声音上，在天主的神圣眼中，都是称心悅目的……而当我们与弟兄们聚集起来，偕同天主的司祭一起举行神圣的祭献时，我们更应该提醒自己要心存敬畏和谨守纪律，别让我们的祈祷因为我们那些散乱无序的声音而随风消逝，也不要使一个本来可以用合度的言词向天主说出的祈求变得长篇累赘，

因为天主不是声音的聆听者，而是心的聆听者 (*non vocis sed cordis auditor est*)」(3-4)。这些话今天一样有效，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举行神圣的礼仪。

总括而言，可以把西彼廉归入那个蕃殖出日后的丰盛神学灵修传统的根源，这传统视「心」为祈祷的最佳处所。事实上，根据圣经和教父，心是人最深入之处，是天主的居所。在那儿完成天主与人的相遇，在这相遇中，人倾听向他讲话的天主，而天主也倾听向他讲话的人：这整个行动，是透过那唯一的圣言完成。准确而言，正如第九世纪初叶，莫撒的圣弥额尔隐修院 (San Michele alla Mosa) 的院牧施默图 (Smaragdo)，响应西彼廉的教导而指出的，祈祷「是属于心的工作，不是口唇的工作，原因是因为天主看的不是祈祷者的语言，而是他的心」(《隐修士的冠冕 *Il diadema dei monaci*》1)。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让我们将我们的心变成圣经和教父们所说的，「懂得聆听的慧心」(参看列上 3,9)：因为我们实在太需要了！，亦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全体味到天主真的是我们的父亲，而教会，基督的神圣净配，确实是我们的母亲。